



每一个去处都值得书写

——读游记散文集《苍穹之上》

以世界之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辨别世间的种种不同，为它们划分类别，在比较中寻求差异，从而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一种眼光，也是一种态度。我读王场宏的游记散文集《苍穹之上》，读出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态度——世界是平的，同时也是平等的。

我的意思是说，对王场宏这样的“行者”和资深旅友而言，世界的每一个去处都有值得书写的价值，都有独属于它自己的看点，有值得向世人推荐的亮点和精彩。交通发达的当下，网络发达的时代，世界是平的。同时，对一个酷爱旅行并长年行走在世界各地的写作者来说，世界也是平等的。进入一个地方的热切程度，书写观感时的态度及表达，都具有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这是一个真正的行者所应具有的态度，是看待世界时的一种难得的平和的眼光。就此而言，我对王场宏这些记录自己游走于世界各地的观感文章，就产生了别的好感。

在王场宏的笔下，巴黎和喀土穆具有同等地位，五台山和大凉山也一样保

持着感情投入上的等距离。它们都是作家本人的旅游目的地，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情风俗各具特色，却没有孰高孰低的区别。作者并不特别赞叹哪一个而挑剔另一个，也不把哪一个当成故乡，另一个却是陌生的异地。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旅行者的态度，一种游走者应有的姿态。我因此也很愿意沿着作者看上去并不华彩的笔触，去看他看过的世界，欣赏他对这些地方的描述和评价。声腔也许并不高亢，却不失入耳入心之处。而且，它们是可信的。对游记散文而言，这种可信至关重要，简直就是文章致命的关键。

作者本人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曾经穿越腾格里沙漠，也曾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中徒步，在五千米多的珠峰大本营做俯卧撑，在加格达奇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下冰泳，是一位行走在世界的行者，而不是利用节假日去凑热闹的游客。相较于热闹旅游景点，他更青睐高山、边陲，曾经13次深入青藏高原，9次出入天山南北。之所以更愿去远方，是因为那里不但有震人心魄的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许多传统且新奇、独特又有趣的文化风俗。背起行囊就出发，有时自己独自旅行，有时与同学、朋友结伴。一个傍晚，他经过一座山野中的村庄。本想在村头扎下帐篷，却被藏族同胞迎进家里。他们告诉他，附近有狼群出没，很危险。那晚他和男主人坐在暖烘烘的火塘旁，以酒代茶，聊了很久，成了朋友。每一次外出都会结交一些朋友，得到他们的帮助。于是，一次次孤独旅行变成了一场场结交朋友的

奇遇。旅行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从未影响他对远足的热爱。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些困难已经化作一种必要的挑战和难得的经历。

收在《苍穹之上》里的数十篇文章，平实地记录、叙述了王场宏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文章或抒情为主，如《西沙寻梦》《托克逊的杏花开了》；或纵横捭阖，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观察现实生活。看似没有统一的风格，却多了些新鲜感，少了些单调，且不失为“游”和“记”的结合。更重要的是，无论抒情还是议论，书中那些不同的世界景观，在他的笔下都是平等的，都是值得书写的对象。

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作者尽力不去简单描写，而是努力在思索中探究：何以如此？意味何在？意味深长的议论中，无不让人有所启发之处。

这虽是一部游记性的散文集，一样包含着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作者之所以能以平等的目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处风景，一个重要的人生背景还在于，作者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可以风轻云淡地对待种种浮沉起落，自然也就不会一惊一乍地渲染某一些，而冷落另一些。当过知青，干过农活，参加过石油会战——这些经历既锤炼了一个人的意志力，也赋予了平和对待世间事物的态度。这种人生观的自觉表达或自然流露，实在也是游记散文中难得的腔调和态度，值得保持并书写下去，让更多读者借此看到一个既充满差异又值得驻足的世界。

据《光明日报》



《俱是看花人》



一年四季，花开花落。对为了生活奔忙的人们而言，很多爱好都太过奢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看花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最小单位的、零成本的生活乐趣。《俱是看花人》是李叶飞的新作，从家门口到南半球，10余年的寻花之旅，10余个国家，80余幅植物摄影，记录与植物相伴的美好生活。无论距离远近，他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个美丽新奇、生机勃勃的世界。

作者李叶飞，作家、摄影师。创立植物星球网站，养花种草闲游。著有《庭前花未开》《阁下李先生》，译有《大卫·奥斯汀迷人的英国玫瑰》《植物的艺术》。

《梦潜》



海存在于人的时间之外？有那么多人，男男女女，对陆地生活意兴阑珊，却心心念念要潜入更深的大海，他们去寻找什么？与其说海水清凉了陆地予人的灼痕，不如说深海展现了陆上人生不可能获得的一种哲学。《梦潜》收录的7则中短篇小说，均以“潜水”为主题，串联起都市里的各色人生。既书写冒险与激情，也刻画人们互相纠缠难解的命运。没有不同的人，只有不同的生命情怀，以及情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伦理。

作者禹风，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静安1976》《蜀葵1987》《潜》《巴黎飞鱼》及《夜巡》等。

《血与蜜之地》



作者从北到南，由冬入春，穿越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走了8个国家、23个城镇，再度见证世界的细碎与广阔。这里曾诞生奠定欧洲文明基础的古希腊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也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分庭抗礼的场所。这里是大国兵戎相见的战场，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交锋与较量的熔炉。跟随刘子超的脚步，沿着现代历史开始的道路，来到这血与蜜之地。帝国的残影荡漾在亮绿的河水中，人类的爱与恨将一一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作者刘子超，作家。出版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等。《血与蜜之地》是他最新的作品。



描摹中国城市史的鲜活画卷

——读《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教授张晓虹所著的《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在立足田野调查和史学探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古都的兴起、发展、变迁与演化历程逐一揭示，提供了一条文明兴盛的历史脉络。

全书分上篇“考古与传说时代”、中篇“古都”、下篇“城市”3个章节。作者从早期城市的起源说起，将国内外与之相关的一些论述一一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了各自的合理之处，对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指正，并在正本清源中顺势切入到对中国早期城市的相关评述中。之后，又按照城市发展的先后顺序，描述了历朝历代古都的确立与迁移、首都与陪都的建设、都市形态的演变和都城社会的发展情况等。作者在描摹中国城市史的鲜活画卷中，还深入挖掘一城一郭背后的人文价值。透过庄严肃穆的巍巍城池，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九曲连环的街衢古道，较为清晰客观地勾勒出古代中国的城市与经济、城市与交通、城市与中外交的多重景观。为我们以城市为切口，深度切入历史上的古都这一文化肌理，去管窥中国的历史文明，探寻悠悠的中华文脉，打开了新的视野。

在民间，一直有一个传说：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古老的中华大地就筑有许多巍然耸立的城池。针对这种说法，书中作者结合最新的

考古发现以及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佐证了它的正确性。她还由此推断，具体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城郭孕育、形成的重要阶段，它初步奠定了中国早期城市的雏形。

根据出土发掘，考古工作者还相继发现了黄河中游地区山陕蒙交界地带的大量石城、长江地区的诸城及良渚特大城址。这些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黄帝能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还能带领炎黄子孙修建房屋、筑起高城。正是这些早期城市的建立，为抵御外族的人侵，振兴经济、繁荣文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华夏文明的广泛传播，培植了深厚的人文土壤。

回眸中国城市发展的流变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顽强生长史。早在原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最初城与国往往合为一体。一城大多代表一国，一国也就只有一城。夏商时期，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夏的都城二里头、商的早期都城亳，都是一国一城的代表。而到了西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中国城市的内涵就发生了根本改变。彼时的诸侯各国在各自的疆域内大兴土木，一时间，修城筑墙蔚然成风。至战国，甚至掀起了一波修城的高潮。随着时间的演变，真正把儒家文化融入到都城建设中的是汉武帝时期。而到了北

魏，当时的都城洛阳更是成为把儒家礼制与都城规划建设高度统一的典范。进入到唐代，国都长安则直接承袭了北魏洛阳的规划思想和城市布局理念，亦成为将儒家礼制应用到都城规划中的又一经典之作，并成为当时的日本、渤海国和南诏国竞相模仿的范例。随着儒家文化的浸润，宋、辽、金、元时期，中国的城市发展出现了齐头并进的可喜景象，一大批地方城市悄然崛起，在规模、地位上几欲与都城分庭抗礼。至明清时期，随着地方城市的相继兴起，市镇经济更是助推了地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从书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儒家文化始终相依相偎。从最初的追求“以大为贵，以高为贵”，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从“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筑城理念，上升到“天人合一”的人本思想，中国城市的每一次蜕变，都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的每一次精进，又相应推动着中国城市锐意创新。城市因文明而兴，文明因城市而盛，就是在这种相得益彰中，城市与文明协同并进，共同谱写出中华历史的璀璨华章。

城市与文明本是个形而上的话题，但《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以雄辩的史实和翔实的论证，把这个话题诠释得入脑入心，不啻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华文化课。

刘昌宇